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土族《格萨尔》说唱

土族《格萨尔》说唱系列丛书·研究系列

土族《格萨尔》 语言研究

王国明 著



民族出版社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土族《格萨尔》说唱

土族《格萨尔》说唱
系列丛书·研究系列

土族《格萨尔》 语言研究

王国明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王国明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7. 9

(土族《格萨尔》说唱系列丛书/王国明主编. 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15060 - 1

I. ①土… II. ①王… III. 《格萨尔》—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6446 号

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

策划编辑: 李志荣

责任编辑: 欧 泽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5 千字

印 张: 14.5

定 价: 5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5060 - 1/I · 2878 (汉 2805)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出版总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藏学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作为藏学研究内容之一的《格萨尔》的发掘、研究和出版工作，也在深入、迅速地进行着，如“六五”“七五”“八五”连续三次列入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的《格萨尔》史诗和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格萨尔文库》等，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出版。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正加大力度，挖掘、搜集、抢救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国办发〔2005〕18号）文件，为了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国发〔2006〕18号）共计518项，其中“土族《格萨尔》说唱”也被列入名录。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全面地反映和记述了古代藏族社会的民族关系、语言、宗教、民俗、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神话、传说等，内容博大精深，被列为世界著名史诗之一。它的流布很广，对周边兄弟民族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在流传过程中与其他兄弟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特质的《格萨尔》，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

“土族《格萨尔》说唱”于2005年被列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6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再次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对于土族《格萨尔》的抢救与保护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土族《格萨尔》的研究现状

土族《格萨尔》的发现、发掘、整理与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48—1985）：为国外学者发掘土族《阿克隆格萨尔》时期。这一时期是“土族格萨尔”第一次被族外学者发现，而且第一个发现、发掘和整理、出版的学者是西德的多米尼克·施罗德先生。

在第一阶段，土族《格萨尔》被发现、发掘、整理、出版并译成汉文，这个漫长的过程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思考：土族《格萨尔》最先是国外学者发现的，而非本国学者的成果。这一点除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原因之外，我们没有更多的理由来推卸责任，相反我们对这种“中国的原材料”被外国人发现、发掘然后再“返销”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应该予以认真、严肃的思考。事实上，上述的现象不止发生在土族《格萨尔》的发现过程中，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发掘中这种情况也非常普遍。

第二阶段（1985—2005）：为我国学者搜集、发掘和整理出版土族《格萨尔》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成果是我国一些知名学者竭力寻找、发现和发掘现有“土族格萨尔”传人的流传成果，抢救了“土族格萨尔”这一优秀的历史文化，并将其成果付诸出版。特点是在“格学”界，包括在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中，逐渐接受了土族《格萨尔》，并且认识到“土族格萨尔”独有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对今后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阶段的工作和主要学术成果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 杨恩洪研究员的调查

1986年6月25日至7月3日，杨恩洪研究员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几个主要土族聚居区东山乡、丹麻乡及威远镇郊的四个村进行了调查，采访了当时尚健在的四位土族艺人，并对其中较有特色的两位艺人的说唱进行了录音，记录了流传在这一地区的格萨尔风物传说，基本摸清了这一地区《格萨尔》的流传概貌。

杨恩洪研究员的调查研究，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土族《格萨尔》，她相信土族《格萨尔》的研究将会成为一门显学或是《格萨尔》研究中的一枝奇葩。

2. 王兴先研究员的调查

王兴先研究员的调查首先不在青海，而是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天堂镇发现了我的父亲王永福（更登什嘉）。在父亲孜孜不倦、耐心细致的说唱和指导下，王兴先研究员和我共同完成了土族《格萨尔》上、中册的记音对译、整理翻译和解题研究，这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但这在土族《格萨尔》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尤其是发现在土族《格萨尔》中具有其他《格萨尔》中所没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使土族《格萨尔》具有了某种后来者居上的凌然气质。

第三阶段（2006年—）：土族《格萨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土族《格萨尔》正式被批准并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虽然这项工作刚刚开始，但它的意义非常深远：一方面，土族《格萨尔》的历史文化地位得到了国家的尊重，它不仅在历史文化和宗教、哲学、艺术等方面具有极高的认识和研究价值，而且在《格萨尔》研究领域中也独树一帜的；另一方面，土族《格萨尔》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意味着它将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得到全面系统的开发或发掘，推出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格萨尔》学添加一束异样的光彩。

目前，该项目在我的主持下，土族《格萨尔》的抢救、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已经有序地展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土族《格萨尔》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加丰厚而重大的成果。

二、土族《格萨尔》的说唱形式及内容

土族《格萨尔》在说唱时有它独特的形式和一套严格的程序。据王永福艺人讲：“土族《格萨尔》的这些说唱形式和程序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如果在说唱土族《格萨尔》时不按照这些规矩进行，一方面会触犯神灵和格萨尔，另一方面对说唱者（艺人）会有罪过和因果报应的。”就因为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艺人在说唱的前几天要到十里外的山沟深处，取回一些没有受到污染的六至九个泉眼中的泉水，同时还要从此山中背一捆松柏树尖端的松柏枝来，以备说唱时用它煨桑，以此来敬奉神灵和格萨尔。说唱前首先要对说唱场地进行清扫和用柏树枝香烟熏燎，然后穿戴《格萨尔》艺人特制的衣帽，煨桑焚香、点燃佛灯、供奉净水、念颂祈祷词，还要用

酒或净水等敬奉上部天王神、中部财宝神和下部龙王神以及各路山神、家神等。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除病免灾，使六畜兴旺发达，农田物阜民丰；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格萨尔的敬仰和爱戴，在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程序之后才开始说唱。

土族《格萨尔》整个故事的轮廓和主人公与藏族《格萨尔》相似，但从内容到结构、从事件到整个故事都与其他民族的《格萨尔》不同。它主要讲述的是：（1）三位天神创造的宇宙是从混沌初创开始，从创造日月星辰到创造地球，从创造物种到人类起源，从创造神灵到牲畜，从创造各种动植物到原始农业的起源，从伦理道德的产生到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以及五大将领的出世到三十位英雄的诞生等等，三位天神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辛的劳动后，才使我们拥有了这个世界；（2）三位天神创造的格萨尔是这样一位英雄的传奇人物：他从神子到人子，从天界到人间，从一个普通的人到成为部落首领，从求助神灵到自己动手，从求外援到发展自己，从畜牧到农耕，从贫困走向富裕，他的英雄事迹感动着每一个土族人，以致被神化，艺人在深情的说唱中艺术地再现了古代土族人民的创业史。故事中的主人公既有人性也有神性，故事中的诸神灵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但总的趋势是把“创世神话”和“英雄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其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涵盖了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神话、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萌芽状态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等内容。

三、土族《格萨尔》的濒危状况

土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欠发达的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一些颇有造诣的说唱艺人，都已相继谢世，只有王永福（更登什嘉）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位健在的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王永福老人年已八旬，且病魔缠身，抢救、保护他所说唱的土族《格萨尔》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审美需求日益多样化，人们对整天整夜说唱《格萨尔》的兴趣愈来愈淡漠，土族《格萨尔》说唱正在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这些原因使得土族《格萨尔》目前处于十分严重的濒危状态。“前苏联学者高尔基曾经高度评价民间艺人在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事业中的巨大作用，并指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极端重要性和

紧迫性。他认为，死掉一个民间艺人，等于损失一座图书馆。鲁迅称赞民间艺人是‘不识字的作家’，充分肯定他们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格萨尔学集成》第三卷，第1778页，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如果政府不采取非常积极的措施，保护和抢救土族《格萨尔》这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们这一代人将眼睁睁地看着它流失。如此，我们将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损失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四、土族《格萨尔》还有大量的内容需要搜集和整理

土族《格萨尔》独特的说唱形式和内容，给我们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对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这也是一项把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文学变成书面文学的过程。要想完成这部土族《格萨尔》并非一件易事。从1994年至今，我们已经完成了《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册《格萨尔投胎人间部》和《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中册《格萨尔为民解贫济苦部》。其中，上册的《格萨尔投胎人间部》是25盘录音带，达到4872行，约103万字；中册的《格萨尔为民解贫济苦部》是48盘录音带，达到9292行，约150万字，这两册共计73盘录音带，达到了14164行，约253万字。《土族〈格萨尔〉》下册《创世部》、《虚空部》又是48盘录音带（现正在整理当中）约能达到9700行左右，字数也在150万字左右。2005年已经录音完成的《格萨尔大战魔王部》已达102盘（尚未整理），2006年已经录音完成的《格萨尔招兵买马部》已达120盘，2007年已经录音完成的《格萨尔大战里域部》达65盘。据王永福老艺人讲，这仅仅是完成了土族《格萨尔》全部内容的三分之一，还有大量的、更精彩的内容没有录音。如：《格萨尔大战里域部》（约100盘）、《格萨尔大战卫藏部》（约120盘）、《格萨尔大战桑域部》（约120盘）、《格萨尔归天部》（约80盘）等，以上总计（包括已经出版的）录音带763盘，可达101213行，约2637万字。可出版土族《格萨尔》说唱资料系列丛书50本。这些资料都是由我的父亲（王永福）说唱完成的，在此特别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多年来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孜孜不倦地为我们说唱土族《格萨尔》，不仅为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对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是一大贡献。

五、土族《格萨尔》说唱系列丛书出版规划

土族《格萨尔》的抢救与保护工作，我们计划出版以下三套系列丛书：

1. 资料系列丛书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及与藏民族的长期深入的交往等原因，造成了土族《格萨尔》独特的说唱形式和内容。在说唱时，用藏语咏唱其韵文部分，韵律与行序都有限制。然后，用土族语进行解释，但这种解释并非原文原样地照释藏语唱词，而是在解释了藏语唱词的同时，又加述了许多具有土族古老文化特质的新的内容，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针对这一情况，我在整理土族《格萨尔》时，采用了国际音标记音的方法，将其完整、科学地记录，然后，用藏文和汉文对其唱词进行对译。土族只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对土族语叙述的部分，先用国际音标记音，再用汉文逐词逐句地进行对译，最后再把藏语和土族语统一翻译成汉文。

这套资料系列丛书包括《虚空部》《创世部》《诞生部》《解贫济苦部》《大战魔王部》《超同之死部》《大战里域部》等共计 25 部，每部字数约在 120 万字。

2. 研究系列丛书

这套系列丛书是在原著整理和翻译的基础上对土族《格萨尔》进行研究，内容包括《土族的融合与形成》《鲜卑的起源与发展》《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土族〈格萨尔〉宗教研究》《土族〈格萨尔〉民俗研究》《土族〈格萨尔〉音乐研究》《土族〈格萨尔〉军事研究》《土族〈格萨尔〉地理研究》《土族〈格萨尔〉人物研究》《土族〈格萨尔〉综合研究》等总计 10 部，每部字数约在 20 万字。

3. 翻译系列丛书

这套翻译系列丛书是在土族《格萨尔》说唱原著的基础上翻译完成的，包括：《虚空部》《创世部》《诞生部》《解贫济苦部》《大战魔王部》《超同之死部》《大战里域部》等共计 25 部，每部约在 20 万字。等将来条件成熟时将它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国文字出版。

土族《格萨尔》中的《虚空部》和《创世部》是最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质的部分，充分反映出土族人民在吸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时的创造精神。这部分内容详细描写了上部天王神、中部财宝神和下部龙王神不厌其烦地创造万

事万物的过程：最初，外部宇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虚空，整个宇宙处于一片哑然和静态的汪洋之中。三位天神和众神灵齐心协力，历尽艰辛，以神兽“鲁赞”的身体为依托，造成了大地。大陆形成之初，仍是黑暗之地。天神们商量用珍贵的元素造出日月星辰以及原始人类，又用神奇的宝物和奇妙的方法让世界建立起一种趋于合理的秩序。在此基础上，阿朗部“五英雄”一一诞生，他们是去统领阿朗部地方和阿朗部人类的，人类的世俗社会逐步形成。人们学会了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本领，繁衍生息，直到过上安定团结、丰衣足食、人丁兴旺、牛羊满圈的富裕生活，令人欣慰。

这部分内容从本源上首先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由来，然后进一步延伸出“英雄史诗”部分。仅就土族《格萨尔》创世史诗的这一思想体系而言，它在迄今的《格萨尔》史诗中是独一无二的，显得更符合逻辑、更深沉，更具韵味和心灵的震撼力。

六、专家学者对土族《格萨尔》的评价

土族《格萨尔》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产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土族《格萨尔》上册和中册出版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专家们的高度重视。第一任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际著名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学家贾芝先生指出：“土族《格萨尔》，描写的竟是另外一个世界：主角格萨尔王不再是神，而是一心为解决人民群众有饭吃、不挨饿的人世英雄，是远古原始社会时代由群众推举的一个国王，多么有趣！我们面前好像是一篇美丽的童话……”（《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中册）“土族《格萨尔》显然自有她的独特的故事内容。”（《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中册）“它不仅对不识原文的专家学者提供了方便，而且为文学专业的教学及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科学精品，可以说，这是具有经典性的科学版本。”（《甘肃日报》，2000.12.09）长期从事藏族文化书籍出版的王振华编审评价说：“该书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许和首肯，特别是在第四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博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赞誉。”（《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12期）语言学家黄布凡教授指出：土族《格萨尔》“它的价值不仅仅反映了藏族英雄史诗流传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研究藏族《格萨尔》在不同地区的变体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土族人民的历史、社会、民俗、文学和语言的珍贵资料。

土族《格萨尔》是藏、土两族人民文化交融的结晶，是土族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语言学上它还有特殊价值，是研究土族语言、藏语方言和双语相互影响的宝贵材料”。（《格萨尔文库》第三卷《土族〈格萨尔〉》上册）以上均为几位老前辈和学者们对土族《格萨尔》的评论，也是对我们这些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的鼓励和鞭策。

目前我们开始出版的这套土族《格萨尔》翻译系列丛书，也和土族《格萨尔》一样，是新启动的一项工程，我计划将土族《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同时开展起来，使这部原生态的民间文学巨著得到理论的提升和滋养，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土族《格萨尔》的历史价值。我坚信在文化部、财政部、甘肃省文化厅和西北民族大学的支持下，我们一定会将土族《格萨尔》的所有部本顺利翻译完成并出版。同时我也相信这三套系列丛书全部出版之日，《格萨尔》的研究也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王国明

2013年5月16日于西北民族大学

序 一

王国明同志多年来和我切磋琢磨，共同抢救搜集、注音对译、整理翻译和解题研究著名土族艺人王永福（更登什嘉）老人说唱的土族《格萨尔》，并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比较系统地研究，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他撰写的《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这本专著就是一个例证。

1990年11月1日，王沂暖教授给我的《〈格萨尔〉论要》一书写序言中指出：“……尤其是对土族、裕固族中流传的‘格传’的发掘，成绩最为突出。”这里所指的“格传”是指我1986年开始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寻访土族艺人时发现了黄金山（班旦），曾两次住在他家里笔录了他说唱的土族《格萨尔》，之后写成了《阿布朗创世史》故事梗概。令我痛心的是，黄金山的早逝给我们抢救搜集土族《格萨尔》史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后，我根据别人提供的线索去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土族群众聚居区朱岔乡寻访到了著名的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王永福，并将他的儿子王国明送到中央民族大学我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黄布凡教授门下进行培养，专攻语言学、语音学基本知识，并“掌握了记录天祝藏语和天祝土族语言的音位系统，以使他的记音能够做到有所规范”^①。之后，又将国明同志调到西北民族学院《格萨尔》研究所，在我的严格要求下用国际音标原原本本地记录我们录制的他父亲说唱的土族《格萨尔》。国明同志记得非常认真，也很辛苦，那几年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五年的勤奋努力，终于完成了两大本《土族〈格萨尔〉》上、中册，约253万字，编入我主编的《格萨尔文库》第三卷。现在国明同志就是依据这个基本材料并结合他的母语研究土族《格萨尔》语言。所以，他的《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一书资料翔实。同时，这也是第一个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格萨尔》的专著，具有开创性。这本书虽然也涉及到了其

^① 黄布凡：《土族〈格萨尔〉》上册序言，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

他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语言研究。

回顾过去的艰辛，看到今日的成果，我为国明同志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展望未来，我们看到长篇史诗土族《格萨尔》的注音对译，不仅为研究《格萨尔》提供了大量的可靠资料，而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保留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了一个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的民族的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学术价值和认识价值就更大了。

我诚恳地希望，国明同志在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为《格萨尔》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成绩。

王兴先

2003年12月18日

序 二

这部由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王国明教授翻译,他的父亲王永福说唱的土族格萨尔即将面世了,他希望我为这部书写一个序言。他的盛情之请,令我忆起了关于土族《格萨尔》的许多往事。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国开展了对史诗《格萨尔》的大规模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在《格萨尔》广泛流传的藏族、蒙古族地区进行了普查,搜集到大量的史诗民间抄本、刻本,寻访到为数众多的民间说唱艺人,并在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然而,当时学界对于土族地区这一史诗的流传情况却所知甚少,这方面的研究几近空白。德国瓦尔特·海西希教授在《多米尼克·施罗德与史诗格萨尔》一书中写的序及导言的发表^①为我们提供了1948—1949年互助土族地区《格萨尔》流传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施罗德当年记录了民间艺人贡布加(又称官波加)的唱段,并如实介绍了民间艺人演唱的形式、过程及曲调,为人们研究土族《格萨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遗憾的是事过38年的1986年,我们才把视线转移到土族地区,开始了迟到的调查。

1986年6月,笔者循着施罗德介绍的线索,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几个村庄进行调研,采访了当时尚健在的四位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并对其中较有特色的两位艺人的说唱进行了录音,记录了流传在这里的《格萨尔》风物传说,基本摸清了该地区《格萨尔》的流传概貌。^②著名的艺人贡布已于1974年去世,我们失去了与他当面交流良机,而当笔者翻山越岭找到另

① 刊登在《格萨尔研究》集刊第1、2期上,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1986。

② 杨思洪:《土族地区格萨尔调查报告》,载《民族文学研究》,1987(3);《土族地区流传之〈格萨尔王传〉探微》,见《格萨尔研究集刊》[3],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在此次调查中,对于艺人丹增嘉措(汉名李生全,又名枪手喇嘛)说唱的《英雄诞生》之部进行了录音,后由土族学者李友楼翻译整理,发表在《格萨尔研究》集刊第3集上。

一位当年与贡布一起学唱史诗的艺人旦嘎老人时，他已经 81 岁高龄，耳聋眼花，嗓子喑哑不能说唱了。

无独有偶，是年 7 月，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王兴先教授也开始关注土族《格萨尔》，并从此开始了他追踪寻觅及研究的漫长历程。同年 9 月，他在互助的霍尔郡寻访到一位土族艺人叫班旦（全名班旦嘉措，汉名黄金山），从他那里记录了史诗的第一部《阿布朗创世史》^①。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与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格萨尔研究》第 3 集（1988 年出版）中，专门开设了专栏“土族《格萨尔》调查研究”，其中除刊登了笔者与王兴先的调查文章外，还刊登了由笔者录音，土族学者李友楼翻译整理的土族艺人丹增嘉措（汉名李生全，因其酷爱打猎，村民送他的绰号是“枪手喇嘛”）说唱的《英雄诞生》之部及笔者撰写的《枪手喇嘛——土族艺人寻访记》。这是我国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向世人展示了史诗《格萨尔》在土族人民中间流传的情况，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此后，王兴先教授又在甘肃天祝地区发现了极具天赋的土族艺人王永福，由此开展了对这位土族艺人的长达二十年的采访录音，并把这位老人的儿子王国明调到西北民族学院格萨尔研究院进行专门的培养，使他从一个普通教师成长为精通土语、藏语及汉语的当代高等学府的博士，教授，专门从事土族《格萨尔》的记录、整理及研究工作。出身于史诗艺人世家，成为专门从事史诗研究的专家，这在我国实属难能可贵。这一得天独厚的背景条件，无疑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游刃有余的空间和前景。这也是土族《格萨尔》研究能够持续发展并在我国格萨尔学界占有一席位置的重要因素。

土族地区流传的《格萨尔》是一部极有特色的史诗。它从藏族地区传来，承继了藏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土族文化特色。它采用了藏语和土语两种语言组成的散韵结合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即先用藏语吟唱韵文部分，然后用土语进行解释。一段藏语唱词，一段土语白话，唱与说虽然使用了两个民族的不同语言，却形成了较为和谐的散韵结合一体的艺术形式。其中唱词所占比例相对较少，而叙说部分较多，说并不仅仅是唱的简单重复和解释，同时还起到叙说故事情节及前后衔接的作用。其藏语唱词为近

① 王兴先：《土族史诗〈格萨尔纳木塔尔〉述论》，载《格萨尔研究》，1988（3）。

邻的华热地区藏语方言，接近于口语，且衬词较多，一般每句为七、八、九个音节不等，与藏族《格萨尔》的唱词十分接近。

使用两种语言演绎史诗在我国民间文学领域还是一个罕见的现象。挖掘这一文化遗产，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对于研究我国史诗《格萨尔》的流传与变异，研究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包容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目前在土族地区史诗《格萨尔》流传的总体趋势是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广泛流传，到至今的逐渐被人们淡忘，以至自消自灭。造成这一蜕化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的开放与进步，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等，均使史诗的传承者说唱艺人逐年减少，能够完整说唱几部的艺人已寥寥无几。因此，土族艺人王永福的发现对于抢救土族《格萨尔》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如今 83 岁高龄的王永福（藏名更登什嘉）老人是目前仍健在的唯一能够完整说唱土族《格萨尔》的艺人。1931 年，他出生在青海省互助县一个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世家。在他 1 岁时，为了逃荒避乱，在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翻山越岭，渡过大通河，来到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镇朱岔村定居。生活的困苦并没有磨灭他们对《格萨尔》的热爱，他们是吟诵着土族《格萨尔》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从王永福往上追溯，他的父亲杨增是一位精通《格萨尔》的艺人，而父亲的故事则来源于其岳父——著名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恰黑龙江。杨增自幼跟随恰黑龙江学习说唱《格萨尔》，后来又把故事传给了王永福。在杨增的晚年尽管由于生活困苦，重疾缠身，双目失明，但他还是坚持每天说唱数小时《格萨尔》，以尽快传授给儿子，使之后继有人。如是，在其家族中，土族《格萨尔》已经传承了五代。王永福从其父亲那里学到了故事的大部分内容，但是他并不满足，又四处求教，向其他说唱艺人学习，以弥补自己说唱的不足。久而久之，他说唱的土族《格萨尔》内容不断充实，语言表达也日渐凝练。他在运用藏语、土族语言交替说唱《格萨尔》的同时，还注入了独具特色的土族古老文化，使其成为具有鲜明的土族文化特色的《格萨尔》。到 1947 年，16 岁的王永福已经成为当地闻名的“酒曲匠”，每逢年节或迎亲嫁娶，都少不了他的说唱，甚至互助土族百姓也前来请他去主持婚礼。由于土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王永福就成为通晓土语、藏语、汉语三种语言的土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人。作为唯一健在的能够完整说唱土族《格萨尔》的说唱艺人，抢救他大脑中保存的土族《格萨尔》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为此，王永福成为土族《格萨尔》艺人的杰出代表，1991年他被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四部委命名为“格萨尔说唱家”，并于1997年再次获得上述四部委的表彰。

经过王国明同志多年的努力与坚持，一部较完整的由艺人王永福说唱的土族《格萨尔》陆续面世，这是我国格萨尔学界，也是世界史诗学界的一大盛事，可喜可贺！艺人版本的问世，是译者献给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的一份厚礼。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必将尽显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杨恩洪

2012年5月于北京